

卷一百三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三十七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出其右者其氣自餒而從之者亦泮然解散矣
宣帝起張敞而用之蓋此意也

以上遏盜之機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七

嚴武備

遏盜之機

靈帝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太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莫不畢應填塞道路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揚賜上言宜敕州縣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為意

所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師。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署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楊數萬人。以中常侍內官封譚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先收元義軍。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幟。所在燔劫。長吏避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臣按黃巾之起。始於張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轉

相誑誘。遠至十餘年。多至數十萬。天下九州從之者。八州內。而官省之宦官。近而京城之直衛。莫不事其道。而同其謀。其原皆起於符水呪病而已。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師尤多。不徒不禁絕之。而又為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清嬰之職。則又不獨下之人為所惑而已也。嗚呼。先王之世。左道惑眾者。必誅。政恐其惑世而馴。致於大亂也。有志於防亂者。可不戒之於微哉。

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

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曰。黨固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諂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臣按張角之亂。積十餘年。而人從之者幾徧天下。則雖內官在天子左右。亦與之通謀。無一人敢言者。何也。蓋一時賢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謀

為不軌而禁錮之。是以舉世之人莫不緘口結舌也。呂彊謂不赦黨人。將與角合謀。此蓋以危言激帝。爾黨人豈為亂者哉。是知為治之急務。莫急於通人言。人言不通。雖以天下之大。皆從一賊而無一人之敢言黃巾之亂。若非其黨之自言。則靈帝終不知也。嗚呼。後世人主宜以為

鑒

黃巾餘黨賊帥韓忠復據宛。拒朱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

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臣按處事者當知天下之大義朱儁謂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故不納其降以縱敵長寇以為形同而勢異嗚呼此豈但形勢哉大義亦不過如此也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選賈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及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蘇洵曰天下之勢遠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今廣南川峽例以為遠而朝廷稍有所優異者不復官之於此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故

吏不能皆廉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規求於其間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儂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臣按天下之地勢雖有內外遠近而聖人一視以同仁初無內外遠近之異焉觀賈琮之治狀蘇洵之議論曉然知遠方之民所以易動者非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蓋遠方州

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蕃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為盜為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為國計不為地方計而專為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

村置一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禽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臣按李崇建樓置鼓防盜之法今亦可行然可於盜發之時行之平時不用亦可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卽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卽中辛旌上疏以為夷夏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宜分部縣為三等清官吏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彊暴自息矣

臣按北魏之時以盜賊滋發之故征討不息遂至國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斂之法議者歸其罪於守令不得其人誠是也今宜為之法曰州縣境中有盜群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並減其罪獲盜之數十獲其三卽與准

免

隨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糶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二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始相聚為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漳南嘗建德鄒人張金稱菑人高士達皆聚衆為亂自是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

臣按周書有之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所謂虐之之甚者有三焉征戍之無已勞役之無已科歛之無已有一於此皆足以致亂為人上者盍亦反思乎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吾幸承祖宗之祚蔭而有今日貴賤不同而好生惡死則同好逸惡勞則同好取惡予則同設使吾身處民之地上之人如此虐我必欲盡取吾之財使吾

父母凍餒必欲竭盡吾之力使我親屬離亡吾
堪比否乎一旦叛我起而為亂而吾之位得安
乎身得樂乎不安不樂則吾不能以不操心縱
假勢力以平之則所損亦多矣况未必能平乎
古語有言水所以載舟亦以覆舟得乎民心則
為天子失乎民心則為獨夫得民心之道無他
惜民財愛民力而已民之財恒自足民之力恒
有餘則得其心矣此保天下壽國脉之第一事
也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

赴援分八百入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
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
牙尹戡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
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誥等作亂推糧料判官
庾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詔遣
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各以私財造申兵旗幟招集
亡命衆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
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除州城城中願從者萬餘
人勛又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
以應募由是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遂破魚臺等縣

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庐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驅人為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人殺崔彥會自稱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為官軍所平

胡寅由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攜也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會失信而已彥會所以矣

信者為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逃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况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

臣按唐末之亂始此宋祁曰易云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虜而不知患生於無備唐亡於黃巢而禍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後世人主宜鑒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於今日省費節用以足國之用明約慎令以孚人之心而毋馴致

於唐人桂林之亂也哉

僖宗時政在臣下南牙宰相北司官互相矛盾自懿宗

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急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

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

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

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

衆數千起於長垣明年宛朐人黃巢亦聚衆數千應

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販私鹽為事業善騎射喜任

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

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

至數萬

范祖禹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累

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關尹

不惟賦斂剝削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

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臣按天地生人其蚩而蠢者為民其秀而黠者

為士所業不同而各求以資所生者則同也是

以國家盛時仕路通而聚斂之政不行士有士

之業民有民之產有以自生故視死為重不敢

輕其生恐或致於死地也故盜賊不興禍亂不

作當唐之世使黃巢一舉而第進士或於進士科外別有進身之途則巢不販私鹽矣使鹽而無禁則巢必終身業之鹽雖有禁而無大罪巢必不改業而為盜矣使當時民生有恒業官司無厚斂而民皆有仰事俯育之資巢雖為盜不過為推埋劫掠之雄爾豈能旬月之間眾至數萬而橫行於天下逐天子而犯宮闕乎是故明聖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不盡利以遺民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

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羣得廩

賜但華衣怒輒之以發其怒而疾馳也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

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在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莫有鬪志巢至舉聲大呼聲振河華士卒飢甚遂燒營而潰賊自潼關入長安稱齊帝改元金統

臣按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尚何以為國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眾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知平日舉朝之間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何事舟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稽矣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為國計獨不為身家計乎盍思曰賊若入關我用何人禦之今日禁卒皆街巾小人安能禦寇縱使有人又於何處得軍餉乎賊至潼關無備必長驅入京師天子必出走我一人隨行而家屬將置於

何所乎嗚呼後世人主觀史至此必反思於心而思所以謹身節用信任君子而疎斥嬖近毋使國家一旦馴致於此無可奈何之地則永無禍患而常享安樂矣

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訶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盜中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禽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殺之備極慘酷見者寃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弘

讓之寃遂大罵楊遷去而發憤為盜驅良民不從者
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
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
紛紛競起

臣按盜寇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為之者亦有官
吏將領激發而致之者焉此又不可不知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
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
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
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
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
止盜之一術也

臣按竇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
崇村置鼓樓合而為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
容矣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
則賊黨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庫錢
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
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同侶者告捕
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

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務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復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乃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逸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為可常也今後若有盜為同侶所執而不服者亦可以安潛此語折之

以上遇盜之機中

○新義一百三十七卷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八

嚴武備

遇盜之機下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傳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拜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城市王小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旁邑響應王小波口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衆